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

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

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微成也微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

殷之禮而托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

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亦因也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

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衰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

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動立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與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勳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真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二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與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

甚眾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嘗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自六丈公四篇

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文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天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廁之聖經之後矣故今折班志春秋略內世本十五篇至漢大年記五

篇入史門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志云書合一百三十一部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玄慶以下不著餘二十三家四

百三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

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

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晉達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二家

經二卷唐志又有本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

十三卷馮仇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

燮賈達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蓋

公羊得之學官最生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

左氏賈達既立左氏始通二家達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

已亡佚莫知其舉也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

經籍志自杜預集注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

修疏永徽四年孔穎達無忌等撰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

尼遺經無復正行也者或從以解材出獨存左氏攢落二家幸陸

德明與穎達同時大學自音義兼存一家本書仍各注左

別字顧亦無決擇明為國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

經文差繆凡二百一十一條目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

言未知孰是兼恐心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陸淳纂例

墜無從審覆耳陸質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

疑旨辨余思苦此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

則大書之仍細書甘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

就會潼川謝疇元錄來從余避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

三月而書成旁蒐法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

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

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

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是者

眾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

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大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

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崔駰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

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以經義初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

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以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

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以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

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苒左氏以為茂公穀以為昧則不知

夫子所書者曰茂乎曰吐乎采郟左氏以為郟公穀以為微

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郟乎曰微乎會于厥愁公穀以為屈銀

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愁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

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也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

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也無所闕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齊

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

所書隱三年是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七十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向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十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証然則春秋本文見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者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撓人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鄉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撓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為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佐以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

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

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

之趨七往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

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

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

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

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

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

記晉智伯反喪於藍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

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耐及秦廢書

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

其傳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
謂左氏是個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
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
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
曾講學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
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之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
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
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洪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

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註
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識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志藝文志云偽蜀刻
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
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林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孝公
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叔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秦
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之姓氏按文不闕唐及為蜀諱而
闕桓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語錄問公穀如何曰據它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區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 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 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佳不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故則亦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立於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故或亦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夾漈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易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經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旨不目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度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

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
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
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
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
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
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杜氏於是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
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
闕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
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為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識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於是師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為中書侍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甯以為春秋范穀梁氏無善釋故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于吳館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為徐兗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

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審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畧之孫畧在良史傳自畧至泰五世皆顯於時審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暉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之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并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心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列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

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元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二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蕃露曰左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撥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

通典曰錫之在左倉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
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草問崔豹是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
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考古之是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
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
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
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
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
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
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
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恠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
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是祠祀

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鷲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赤
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月信予所正定
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
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
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
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
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弃於董
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
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以折江都三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

之對引兩觀相傳毫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
殺與素論大相友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
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
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
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
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
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
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
得以因緣假飾徃徃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
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
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皆羅
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
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氏曰唐劉蕡為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膏肓達乎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
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氏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
鄭說竄寄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
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
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
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

亦正顯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
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它
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
據以為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云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眾賈逵
皆為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
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
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詔即是正

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
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日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此

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極
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
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
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
旨也

陳氏曰廣川義書云安傳徐彥不無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勳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今太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仝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踈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巽巖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舜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正之說為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據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

正之為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修天水人微旨自為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拘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為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劼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淳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為集傳集注又據其綱例目為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淳請損益焉質隨而奉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恒題陸淳助之學以為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至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

穀詆謬寔繁皆孔門後之明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
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
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
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
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
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
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
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
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
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
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禮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
臣雱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
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
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為序義凡例
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為五篇采歷餘條為碎玉一篇集先儒異
同辨正得失為二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為三篇大氏專依杜
氏之學以為說云

文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十五
巽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脩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攷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王洙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哀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元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巽巖李氏曰世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

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輔哲者蓋孫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為韓子哲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氏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言曰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敦經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

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

脉圖頗多踈畧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

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

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

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

例前後抵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

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脉間有強附橫入

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

以已意箋之

晁氏曰集三傳所經之文以公羊聖原大者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此書仁宗朝置於太學置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少以公羊受起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三百八十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 春秋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擬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荊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一田於百舉云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

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跡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議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反於道者有刑步過六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石林葉氏曰孫明復春秋重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迭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

濟乎

陳氏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世以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成與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曰傳書曰副撰而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尊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雜羅而成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傳共二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曰字其言曰權衡也衡平也物雖重必進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也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七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

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曰者蓋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裕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政利曉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且牽於所聞而日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豈是權衡矣或利其身而眎權如贏或利其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相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

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惟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眾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各其書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橫渠春秋說一卷

晁氏曰張子厚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穎濱春秋集傳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弄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取二傳啖趙自惡寧請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以定十居龍川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悟疑自出已意為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為求之過朱子語錄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後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尺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而夫子據史冊寫出耳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

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意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廢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語類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它亦不為定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與許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從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陳氏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

晚年也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綸質夫撰綸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它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得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吾吾門者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君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氏曰所解明正簡功

中興國史志綸傳說多出於願書而願以爲不盡本意故更爲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春秋得法志例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知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兼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爲鄉

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邨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詩之厚其書首辨王魯素主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性妄宰毀皆正論也

巽叟李氏曰信道富庶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會入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號吟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爲恭錄信道實事安逸士何羣其學益得之羣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上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發春秋不置官而信道李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志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以此可然信道要當與何羣羣職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首余在內詳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爲書

書者擅易其姓名為諸李陶陶之曾大嘗學于温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志例則嘗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釋聖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兩德翁所撰解經不甚通例如解相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由撰當眉山人嘗為列國諸臣傳劾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一萬餘言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 臣比皇左氏有見於它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晉州人解之父也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斂靈規過膏肓先儒同異補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秦例辨疑微旨摘證通例胡氏論義義總論尊主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世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似斷以已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記于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已意有任貫者為之序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春秋皇綱論 明例隱括圖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間入館閣自有通義十二卷未見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既潛享撰實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其子慈問答而為此書鄒道卿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吳元緒撰

春秋後傳 補遺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 五禮例宗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祕閣臣興張大享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

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空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廼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略微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然例宗攷究亦為詳治

胡文定春秋傳 通例 通旨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國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首率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銷其効使夷狄亂華其之過也

陳氏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它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中興史志曰安國書與孫氏合者十六七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怵怛

胡春秋傳有陸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兵園先生張相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汪藻為之序

陳氏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春秋新傳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亦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為之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師說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為一通且載本文春秋機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譜也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讞共七十三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只有不盡其法則欺若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炎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其序攷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

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必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攷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討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解 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為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曆者即周天之數以為曆

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小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以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與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 通例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里良史少一撰良史為東京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虜中三年著此書已而守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鄞高閔知宗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夾淙春秋傳 春秋考 地名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攷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二相授左氏世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

所訛從文起公毅漢之經生性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月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春秋經解 指要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二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雀犴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葆彦九撰朱新仲為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棻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謬會義而所擇頗精如無自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分經外內傳事實劇要論議五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它書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它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天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其國事若干事書其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

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他年則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它往往見野史以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天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以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下若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引為國評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取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在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表荀二子為之也由是言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相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類之禍視帶為甚蓋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其國事若干其事書其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得矣徐子始有功於左氏者也余

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闕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考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度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垂天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情其為此言之勤工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為發之校官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本以與同志百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仁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表上之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傳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旨之所以作也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潮州徐某德操撰心水序略曰棧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

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平經無預然
祀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
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卓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
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群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
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
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
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
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
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

春秋經辯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
馮澥書言蔡將爲宋主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
人謚爲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床下楚告

之曰學者非但捨一筆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邦衡
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爲春秋學復
學于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三傳口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婿

左氏發揮六卷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爲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音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爲作序以學者或不通

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

陳氏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傳紀傳三十卷

巽巖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記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于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向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它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

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或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職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勾龍傳明甫撰後漢劉氏序畧曰勾龍君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君若蓋稽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永嘉前仲炎若晦撰端平中世進之于朝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

衆賈逵虞翻唐因二人皆會凡五家為主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晁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一篇隋志云二十一卷唐志云

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祈簡併篇互有損益

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

所為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

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

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巽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

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

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

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

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

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矢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以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傳

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之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

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

助亦嘗辨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

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

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近世傳

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

以陸德明釋文為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云晁氏國語其文深闕條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冢如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

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入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證法并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